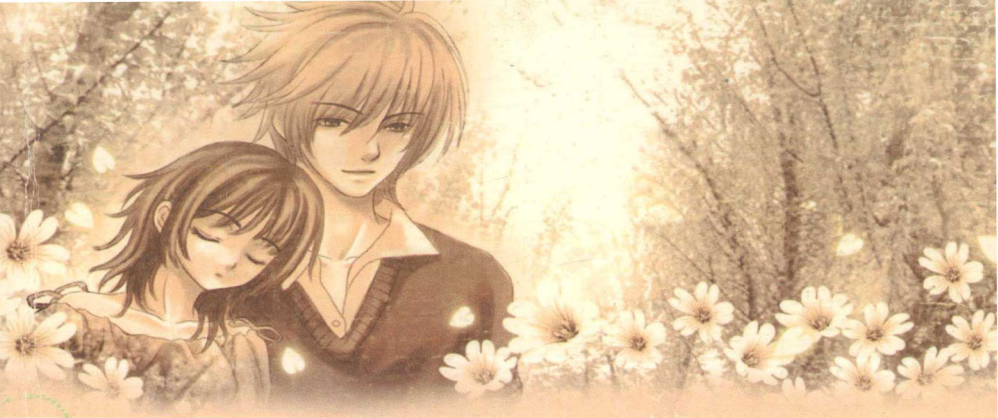




缺口de苹果

童年的梦幻褪色了，不再是，
只愿做一只长了翅膀的小精灵，有月亮
的晚上，不再写流水账似的日记了，换成
了密密的模糊的字迹，在一页页深蓝浅蓝的泪痕里，
有着谁都不知道的语句……

下

少女文学组合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缺口de苹果.

童年的梦幻褪色了，不再是，
只愿做一只长了翅膀的小精灵，有月亮
的晚上，不再写流水账似的日记了，换成
了密密的模糊的字迹，在一页页深蓝浅蓝的泪痕里，
有着谁都不知道的语句……

下

少女文学组合 著



8

待商务宴结束之际，文森特约李霖与冰璐泡巴黎有名的SPA浴。

从SPA浴中可窥出巴黎人的奢侈，竟用巧克力洗浴。

这天晚上，冰璐躺在巴黎塞纳岛上的李家寓所独卧不成眠，便借助客房电视kill time。

不经意间，冰璐调频到了CETV华语台娱乐节目，其中有不少国际恋人凭借该台为另一方点歌。

一刹那，冰璐产生了为梦中情人沈春涛点歌的冲动，她抑制不住地拨通了CETV点歌热线。

不久，电视里便很快传出冰璐为沈春涛点的一首《滚滚红尘》：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更事的我

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全是流传的因果

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

这是一段很清亮的唱词，宛如沈春涛清亮的嗓音，宛如弹奏在清新的水杉绿叶上，很美很美，令冰璐的心一起一伏，随着《滚滚红尘》的音乐旋律跳动；这一切令她的眼中异彩难藏，满眼的春光和甜蜜，以及胸腔的呼吸，嘴唇的翕动，血液的奔流……

踏尽红尘，这首歌常常在冰璐心中来回地唱：

也许，滚滚红尘之中，世人内心深处最眷顾的便是这情缘二字。

冰璐从来，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如果沈春涛在天涯另一端听见此曲，他会像冰璐一样激动吗？

如今，冰璐与沈春涛的恋情还是一份柏拉图之恋，她在寻觅柏



拉图所言的树,年轻的爱就像一棵又一棵的树,可能是水杉、银杏,也可能是香樟、梧桐……



这一宿,冰璐香梦沉酣,直至次晨闹钟响了,她才醒来,听到窗外的法国梧桐林间,一群鸟儿在茂密的枝叶间扑腾着翅膀,并欢快地鸣唱着,其间百灵鸟好像在叫:春涛、春涛、春涛……



真不知这是真实的梦境抑或是梦境的真实?

9

缺口的苹果

次日,是星期日,李霖放冰璐一天假,欲带她逛一天巴黎的风景名胜,夜晚再坐飞机到德国柏林,赴一次电博研讨会。

今日天气好晴朗,李霖驱车带冰璐逛巴黎名胜,并问她最先想逛的地方是精妙绝伦的巴黎圣母院,或是凯旋门、枫丹白露、还是艾菲尔铁塔以及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呢?

冰璐最想游玩的巴黎名胜是卢浮宫,诚如《罗马假日》中那位罗马公主最后告别的一句台词:我最爱的,还是罗马!冰璐最爱则系卢浮。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馆藏文物无数。

冰璐乍到卢浮宫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达·芬奇笔下的油画《蒙娜·丽莎》,对无数游客展示着她那迷人的微笑。

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倾国倾城,让无数男人竞折腰,让无数女人竞堪羨。

细瞧蒙娜·丽莎的脸蛋,并不是那种标准美,也不是很匀称,但她的五官达到了一种和谐,尤其是她那迷人的微笑,令世人倾倒。

据考证,达·芬奇画《蒙娜·丽莎》之际,他所用的女模特恰巧怀孕,达·芬奇作画之际,女模特掩饰不住初为人母的喜悦之情,遂不时露出奇异的笑容,对新生命的欣喜之情让她发出从内到外的微笑,从内到外的魅力,让达·芬奇捕捉到了这份抑制不住地微笑表情,遂画出惊世之作,此为一说。

也许，世人内心深处最眷顾的便是蒙娜·丽莎那样的笑容。冰璐联想到了身怀六甲的女友韦霞，她原是日企的次长助理，因妊娠反应请了几天孕期假。

这一请假，次长助理之职便被取而代之，她无法再任前职了，冰璐与景媛君去探望闲置家中的她时，屡见她郁闷不已。

也许后工业社会的妇女面临工作的压力，很难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少妇蒙娜·丽莎那份悠闲的心态。

走进卢浮宫，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冰璐最欣赏的是卢浮宫的馆藏油画，如米勒的《牧羊女》，柯罗的《小船》、《芒特的桥》、德拉柯洛瓦的《舞》、《但丁的小舟》、《希阿岛之虐杀》，尤其是德氏笔下的油画表现力，舞者美得惊心动魄，虐杀图则丑得惊心动魄……

10

晚上，李霖偕冰璐又一次坐国际客机。

恰巧，从巴黎飞往柏林的飞机途中，坐于冰璐后座的是一位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台湾女生林美亚，她看见冰璐是黑头发黑眼睛姑娘，便问她是中国人吗？

冰璐见其操一口流利的国语，有点像台湾人，便说自己是苏州人。林美亚便自我介绍是台湾桃源人，冰璐便开玩笑说苏州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不过她不太清楚台湾桃源的情况。

林美亚滔滔不绝地向她介绍起台湾的情况。她说台湾学英语、法语的学生很多，以至于拥有英语六级甚至是八级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台湾的硕士、博士多如牛毛，择业时便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林美亚因此另辟蹊径，主攻德语。

飞机舱外的夜色渐深，冰璐不知不觉地倚在机座上睡着了，恍恍惚惚地梦见了沈春涛。

只是冰璐一恍惚睡去，一梦到沈春涛，便情不自禁地大做美梦，如同夏娃一样想咬一口爱情苹果。也许伊甸园里的苹果有玄



机，有冰璐尚猜不到的谜底，仰望满树的苹果，她似乎看到苹果树上方的天堂朝她徐徐开了扇窗。

冰璐正在梦中柔肠百转，忽然听到头上传来一小姐流利的英语，她睁眼一看，原来飞机已在柏林上空盘旋。冰璐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手可摘白云，柏林的天已亮了，朝霞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浩浩荡荡，让整个柏林都浸在这美丽的绯红中。

一会儿，飞机徐徐降落于柏林机场，李霖偕冰璐，汉斯偕林美亚一起走出飞机舱。

此间，汉斯与李霖流利地用德语交谈。

林美亚则悄悄地附到冰璐耳边说：“honey，你昨晚上，倚在 Li 肩上睡着了，我见 Li 轻轻地吻了一下你的额头，并道了一声：baby，晚安！请问，你们是——恋人关系吧？我听说 Li 是大名鼎鼎的跨国集团董事长，在柏林创设了 WARSON/华信技术中心，对此我与汉斯很感兴趣，日后若我们应聘该公司，请你们多多关照！”

林美亚的一番话令冰璐脸红，不过林美亚揣及 Li 与 Honey 是否恋人关系时，语气并不太确定，冰璐赶紧面红耳赤地澄清：“哎，你误会了呐，我只是 Li 的远房侄女。”

林美亚瞧冰璐羞红到耳朵根的那副赧颜，又补白道：“Honey，其实没什么的，像 Li 这样的盖世英雄，古今中外历来受女人垂青，西方有一个故事说：上帝面前有一架天平，他总是把等重的男女配在一起。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年轻貌美的灰姑娘戴安娜嫁与了其貌不扬的王子查尔斯，俩人之间的关系太不对等了，结果爱的天平就倾斜了。

11

一会儿，走出了柏林机场，李霖与冰璐要和汉斯与林美亚分道而行了，汉斯与李霖拥抱告别，林美亚在临别之际，忘不了告诉她：“Honey，我的中文名字叫林美亚，洋文名字叫做 Assuerus，并昵称汉斯为 Chasseave。

她还忘不了叮咛冰璐，“Honey，德语很好学的，就像汉语拼音一样，分出一二三四格法。”

她对德语的爱较前判若两人，是缘自于德国小伙子汉斯的爱吗？瞧他俩配穿的是一袭魔鬼蓝情侣衫。

并且，冰璐昨天光顾卢浮宫的馆藏油画时，观看过一幅十九世纪画家夏塞里奥的油画《梳妆的埃斯黛尔》，那是一幅人体画，青春美丽的少女埃斯黛尔正在挽起一把金发，魔鬼蓝般的眼睛看起来比蒙娜·丽莎的碧眼更美，尤其是她的人体美仑美奂……

而林美亚竟然取的洋文名字就叫埃斯黛尔，看来她对自己的Body很自信。

12

一踏上柏林的土地，就听李霖讲，德国一统一，发挥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势，而今德国的福利制度居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列。

眼前的柏林，一切显得欣欣向荣。

闲言不表，冰璐与李霖走出柏林机场后，前来接机的是柏林WARSON/华信技术中心的负责人 Hanmann，他是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德国人，是 WARSON/华信公司的股东之一。

之后 Hartmann 驱车载李霖与冰璐去柏林展览中心，这儿正在召开国际电博会，世界各地的电子商都纷至沓来参展，包括 WARS(N)/华信公司也送来电子产品前来参展，这儿是一个可供寻求商务合作的平台。

一走进柏林展览厅，但见厅内充斥着各类电子产品，哈先生先偕李霖与冰璐赴 WARSON/华信公司的展区，WARSON/华信公司展出了 NB 电脑、光盘、主机板等产品，几名德方的商务代表正在展区内促销，当场就有前来寻求商务合作的电子商，这一切令李霖十分满意，并与之一一握手。

李霖与他们寒暄时，操的是一口流利的德语，羡慕冰璐，只是她对德语尚处于新生儿阶段，心中着急得很。



眼下，冰璐尚听不懂德语对白，不过她看清了李霖脸上的表情，李霖就像个老少年，神采飞扬，他的心理年龄似乎较之冰璐还盛，他好像拥有的是二十五岁的.心脏，有发不完的光和热；而冰璐的心脏较弱，心血太来潮好像要爆掉……

这个上午，WARSON/华信公司展区签到了不少商务订单，怎不让 WARSON/华信人喜笑颜开？

其后的午餐就预订于柏林电视台的旋转餐厅，有犒劳三军的意味。

散席后，李霖对冰璐说，他想驱车先载冰璐在午后的柏林街头兜兜风，逛逛柏林名胜；然后再赴国际电博会上看看。

午后的柏林阳光有点晃眼，加之冰璐刚才在旋转餐厅的午宴上陪各位同仁干了几杯马爹利葡萄酒，但觉心儿突突地跳，脸上有点发热，坐进奔驰车后，她的热身子经空调降了温，浑身有点适意，有点倦怠，晕晕欲睡。

这时，李霖问冰璐，想不想去看柏林墙？

冰璐便言自己对柏林的感觉如同对巴黎卢浮宫的感觉一样，近之情更怯。

李霖一听呵呵笑道，呆会儿冰璐到了柏林墙，就闻名不如见面了，近之也许会有点失望。

冰璐忙说不要紧，她曾拜读过余秋雨的名篇《废墟》，文中便论及了“废墟美”。

冰璐坐在车里，越来越感到头发沉，加上奔驰车中空调很舒服，一会儿她便昏昏沉沉地垂下眼睑，恍恍惚惚地睡去。

这一睡，就不知要睡多长时间了。

这一觉，冰璐睡得很沉，补足了昨宵在巴黎飞往柏林的国际客机上的矇眊睡眠。



声音，还有弹奏《致爱丽丝》的钢琴声……

冰璐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弹钢琴曲《致爱丽丝》的是邻家小妹苏婧，她的心情也随《致爱丽丝》的钢琴旋律“丁丁当当”，一会儿那种“丁丁当当”的钢琴旋律变得更欢快，更迷人，让冰璐的心情为之欢欣，为之雀跃，并感到《致爱丽丝》是贝多芬名曲令人百听不厌的一首。

一会儿，冰璐抬了抬眼皮，一抹红色跃入眼帘，她暗忖这是什么世界飘来的红光？

只是一垂下眼帘，一闭合眼睑，这种红光又消失了。

冰璐怔了怔，干脆抬眼一瞧，竟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欧式睡房里，睡房窗外霞光满天，让人分不清是晚霞抑或是朝霞？

耳畔，又传来一位小公主清脆悦耳的歌声，并且她唱的歌谣为冰璐所熟知，是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冰璐依稀记起睡前，她坐在李霖开的那辆奔驰车上，李霖好像说过要带她去光顾柏林，许是大奔车内的空调环境太适意了，或是自己在午宴时多喝了几杯酒，在那种酒宴场合，李霖总是拜托冰璐入乡随俗，落落大方些，拜托冰璐为他撑足场面，可冰璐根本不胜酒力，稍喝多了酒便会微醉，这一醉便在大奔车内的空调环境中睡着了，并且睡得那么沉，那么死，睡沉之余什么也不知道了。

其实私底下，李霖待冰璐很温存体贴，这一点冰璐也有所察觉。

冰璐暗忖，是他将自己从大奔车内抱入这儿的欧式睡房吗？这之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一点连冰璐自己也恨自己，恨自己喝酒会喝到薄醉的地步，她曾经陪沈春涛在故乡的吴宫喜来登大酒店内的利威士风情酒吧呷酒，喝得薄醉之余，沈春涛曾谆谆告诫过她，她现在一到西方国度怎么就忘了，又怎么能忘呢？难道藉商务应酬之名便能掩饰自己轻薄之态吗？

这一点真令冰璐不能原谅自己。试瞧三十年代出生的琼瑶老奶奶笔下，有多少有钱老男人有钱好办事，用来营造罗曼蒂克的气

氛引诱清纯少女甚至是未成年少女简直是举手之劳，这究竟让人对此分不出是爱还是靠，过眼终迷日五色。

而现代的新新人类，更渴望爱情有尊严，更渴望爱情有纯洁的形式，美好的归宿……

真的，冰璐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沉醉不知归路”。

愧怍之余，冰璐打量了一下陌生睡房的四周，一抬眼，她瞥见床头柜上有张便条，拿便条瞅了瞅，但见上面留了一串文字：

Honey：

因你在去柏林墙的途中睡得很沉，我便不想惊醒你，特将你安置于李家的柏林寓所客房，而我欲去柏林展览中心再逛逛电博会，祝你睡个安稳觉！

Li 即笔

看了便条，冰璐方知自己是睡在李家柏林寓所的客房内，既然是客房，那么冰璐便是李家的客人了，冰璐这么一想，才稍稍定下心来，不过客寓李家寓所，也有不便之处，倒不如睡商务酒店踏实。

14

此次赴欧之行，最后一站是瑞士，李霖偕冰璐去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瑞士小乡村，这儿不算富饶，不过这一带的瑞士小山村如阿尔卑斯山顶的积雪一样宁静，除了几声犬吠。

去瑞士小山村时，李霖告诉冰璐，他的助理 Candy 就是在瑞士的小山村里长大的，Candy 是孤儿，从小被瑞士的杜南夫妇所收养，直至 Candy 长大以后赴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才离开了瑞士。后来，candy 进入 WARSON/华信集团工作之后，李霖又为 Candy 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李逸洁。

看来，李霖颇器重李逸洁。

李霖偕冰璐去拜访 Candy 李逸洁的养父母杜南夫妇，冰璐眼前出现的是一对白发如霜的瑞士老夫妇，仅管他们白发如霜，却显得乐观、恩爱。

这次，李霖给杜南夫妇带去许多礼物，并交给他们一沓欧元，说是 Candy 捎来孝敬养父母的，到底是不是则不太清楚，总之李霖与 Candy 李逸洁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为 Candy 想得太周到了。

也许，李霖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华人的血，他在为人处世方面仍保留了一份华人传统。

归国前夕，李霖还偕冰璐在欧洲大购物，并问冰璐，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喜欢吃什么，他一并选购。

冰璐即言不必了，事实上自爷爷娶了继奶奶之后，因种种原因冰璐再也未登爷爷家的门，也不甚清楚爷爷爱吃什么。

至于她的外公外婆，现在过着悠哉闲哉的生活，闲时去沧浪亭喝杯茶，或到光裕社听评弹，也可到采芝斋买些酥糖，或至玄妙观烧炷香，退休生活过得很是惬意。或者说他们是苏州退休老人中的一对神仙眷侣。

苏州是一个闲适的城市，适合人们赋闲，或者是告老享受。

只是，这次欧洲之行，李霖仍为世交冰璐家族买了许多东西，如西洋参、深海鱼油之类，冰璐却愁着如何将一些欧洲货送往爷爷家。

反正自己双十生日在即，届时不妨约爷爷一家来参加生日宴。

归国前夕，李霖希望冰璐回国后要努力充电，他已为她聘了一名苏大外国语学院的罗教授，可先帮她过语言关。

15

回国后，冰璐骑车去李霖推荐的罗教授家上课。

行至罗教授所住的公寓楼下，冰璐见楼下放着一盆焚烧过的纸灰，许是公寓楼内谁家死人了，故烧纸钱。

中国人有这习俗，再崭新的公寓楼内死了人，也会如此。甚至还会在家做道场，请一帮出家人来做法事，超度亡灵，甚至通宵达旦。

稍顷，冰璐揪响了罗教授家的门铃，片刻之后，一位清瘦的老



者前来开了门，他看起来年纪有七旬左右，头发皆白，精神状态有点不佳。



他开门之际，一抬眼看见冰璐，怔了一下，冰璐赶紧自报家门，申明是李霖派她前来拜一位罗教授为外语老师的。



开门的老者应道，这事李霖打电话与他提过，李霖是他任牛津大学客座教授时的学生，这点李霖并未对冰璐多言。而今，李霖将冰璐托付于他昔日的老师惠教，罗教授便可当冰璐的太师傅了。

而且初见面时，罗教授寒暄了一句，说冰璐看起来面善，有点眼熟。

缺口的苹果

冰璐便顺着他说了一句，也许他们之间有缘分，是忘年交的那种。

并且，冰璐今晚特地买了一份花果篮子作为拜师的礼物，礼物篮中插了几枝铃兰、富贵叶、康乃馨，花下置有芒果、奇异果，也许这份礼物有点俗，不过花果是调剂生活的法宝。

一会儿，冰璐将礼物篮献给罗教授，并说了一句：“罗教授，我将最俗味的礼物献给不俗的你，是想为你老的生活增添一份生活感。”

生活感？罗教授怔了一下，他已年逾古稀，去岁已丧偶，近又添新愁，几近将他的生活弄乱了，让他一下子怆然老去，白发苍苍。

现在，有一个女生拎了花果篮子登门拜师，罗教授只觉得她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瞧她年纪与罗家孙子罗珈差不离，莫非是罗珈的朋友，而自己是在孙子的相册中见过她？

这么想着的时候，罗教授先让冰璐进屋，并试探性地问了她一句，她去日本吗？

冰璐即点了点头。

这下，罗教授神思有点恍惚，疑云丛生，止不住看着冰璐所拎花篮中的几枝铃兰说，他有个孙子叫罗珈，昵名阿罗，去岁秋天赴日进修，今年春天在日本病故，令罗门举家悲痛。遗憾的是，阿罗还没有交结过正式的女朋友，就这么匆匆走了，令他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自是心碎神伤。



天,此阿罗是何许人也?冰璐听了罗教授的话轰然失魄,暗忖此阿罗会不会是与她一起赴日本 NDC 涉谷工场进修的阿罗呢?他们曾经一同在日本涉谷工场度过一段晦暗的日子。

这会儿,罗教授领冰璐步入厅堂,冰璐一眼就看到了厅堂中央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年轻人的遗像,而遗像中的年轻遗容却是冰璐所熟悉的,她不禁对之轻轻地唤了声:“阿罗……”

这一来,又勾起了罗教授的丧亲之痛,他声音有点哽咽地对冰璐说:“小冰,厅堂内悬着的是我的孙子罗珈的遗像,他是在赴日本进修期间病故的,其父母都是快半百的人了,膝下独子忽亡,自是悲痛欲绝,甚至怀疑罗珈生病住进日本涉谷医院期间,不知那儿的日本大夫有没有在阿罗的身上做手脚?”

“而我的独孙子罗珈,自今年愚人节那天,从日本 NDC 公司涉谷工场打电话说,他租车去富士山滑雪,不慎偶染风寒,何至于这么一点小病,竟会送命呢?”

“时至今日,从日本迁灵回来,已是百日,今天是他的百日忌辰,他父母一大早便至灵岩山下墓区扫墓去了,真不知道他们中年丧子会悲成什么样?而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悲从中来。罗珈这一走,我们罗家就断香火了……”

罗教授都这把年纪了,阅尽了世间的人和事,没想到他老了却还要经受丧孙之痛,这与冰璐襁褓时的丧父之痛同属人生两大悲。

此刻,冰璐思及她、大浦、老丁曾随同罗珈赴日研修。后来她、大浦、老丁又先回国了,同往日本 NDC 公司涉谷工场进修的几名中国员工就只剩下罗珈了,他一个人留在涉谷工场该是多么孤单,并且他每天得全副武装地穿防尘服进入净化职场工作,如同装进套子中的缺氧的鲸鱼,若是长期处于大脑缺氧甚至神经组织失氧的状态下,一有风吹草动便容易倒下,这在外企白领圈中较为常见。

此刻,罗珈的灵堂内,正飘着席琳·迪翁所唱的歌《My heart will go on》: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my heart will go on……”



这充满穿透力的歌在厅堂内回荡，令罗教授热泪盈眶，他有感而叹：“阿罗，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虽然，罗珈如流星般匆匆逝去，而罗教授对孙子的爱却是永恒的，这便是亲情的永恒魅力。



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只是个人的，比如冰璐与罗珈之间，冰璐对罗珈就不够知己，冰璐不经意间还伤过罗珈的心。



而今罗珈死了，与冰璐隔了一宇宙的距离，冰璐却又怀想在宇宙中那颗叫“罗珈”的流星。

16

缺口的苹果

这天晚上，冰璐离开罗家后，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她暗暗自责，自己曾经怎么会那么麻木不仁地对待罗珈？就因为受了科长的气，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想接。

当然罗珈不是因她而亡，可是冰璐心里还是很难受。



记得狄德罗曾云：情感淡薄使人平庸。也许，情感淡薄还使人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

回家后，冰璐夜不能寐，即便闭上了眼睛，罗珈的遗容也在她脑海里晃来晃去，如梦魇一般。

在这个苍白的黑夜，冰璐悲哀地发现了自己身上致命的弱点，悲哀地思忖自己的心脏若有一天停止了跳动，是不是也如同罗珈一样悲哀地逝去？

夜来风雨袭，风带着雨星，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同时也撞碎了冰璐的心，她是一个无主游魂，飘在无数的星体之间摇曳不定。

她极目四望，太空是那么苍凉，觅不到一点温暖质感，她穿梭于无数星体之间寻“罗珈星”，但听见“轰”的一声，一颗流星撞向了地球的大气层，顿时殒落下来，如飞花，如碎雨，如散珠，冰璐听到一种破碎的声音，她的心脏顿时出现了停顿的感觉，出现了窒息的感觉……



罗珈，也许生活中常会发生一些琐碎的错误，常有一些不被料到的安排，当时空的距离慢慢将我们拉开，所有的悲欢都成为灰烬，在拥挤的人群中，有谁能知道我心中刹那的疼痛，有谁能告诉你我今日的歉疚和忧伤……

过去的岁月如同沉香屑一样四溅开来，令冰璐仿佛置身于《百年孤独》里那个叫马贡多的小镇上；忧绪就像满天飘着的紫色小花，想抖落又飘到身上，想抖落又飘到身上……



part 12 云在青天水在瓶

一经碰撞，彼此之间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他们终于体验到一份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意境。

也许月儿很通灵性，仿佛全世界的月光都给了沈春涛和冰璐，浓浓的月光撒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的周围像流星花园，身后是黛色玉块般沉静的暗夜，月华落下来摇曳如生日烛光，好像在为冰璐过生日一般。

遇见沈春涛可以说是最美丽的意外，与他在一起接吻，冰璐感觉到以前的和以后的空缺都在这一刻被灿烂填满了。也许终生的拥有，也不足惜换取此刻刹那阴阳的交流。

1

一天傍晚，冰璐正在与姆妈及封叔吃晚饭，一会儿客厅的电话铃响了，是李霖打来的，李霖提醒冰璐别忘了去罗教授那儿学外语，另外他约冰璐周末赴上海浦东机场接回国度假的李家之子李申的班机，听说这小子准备回国相亲。

李霖曾经跟冰璐提过此事，此刻她借故离开餐桌，让姆妈为封叔夹一筷子牛柳，封叔又为她夹一筷子鱼片之类来你依我依。

也许，他们的爱情就是从饭菜氤氲的餐桌上产生的，带点酒肉之交的意味。

因为世交李霖之子李申将从美国回来度假，而且李霖希望冰璐去接机，冰璐的妈妈杜若还告诉女儿，听说李申这次回国的首要任务便是相亲……

翌日凌晨，Kitty 宝贝闹钟响了，发出了很长很长的一串响铃声，冰璐在梦中听见了，随后传来姆妈杜若的催促声：“阿璐，快起

来，你今天还要赶到上海浦东机场接李申，他回国可是为了相亲的。”

最主要的是，冰璐今天去上海也可探访沈春涛。

抵沪之后，冰璐摇下车窗，但见随着车子的移动，上海的万国建筑群形成了一幅移景画，沿途的招牌广告煞是稀奇，如：天上人间/上海领先/力波啤酒/热爱上海的理由……

纵观这些，冰璐在心中默默想：“我爱上海的理由，是因为我的提拉米苏在上海。”

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后，冰璐前去接李霖之子李申的飞机。

李申走出机场后，见是冰璐来接机，很仔细地打量了她一阵子，才说冰璐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 nice。

冰璐顺便也打量了一下李申，李申有一张很孩子气的卡通脸，整个人长得像憨态可掬的胖胖维尼熊，并且这个维尼熊还伸出手摆了一个拥抱的 pose。

冰璐则催了一句：“阿申，快上车吧，你爸爸还等着你呢。”

李申已听呵呵笑道：“Hi，你的口气真像我奶奶，只有她会叫我阿申，而我的父母与亲朋好友都喜欢叫我的法文名字 Bruno，因为我出生于法国，入的是法国籍。”

冰璐只顾着叫李申上车，嫌他啰里啰嗦。

车至东方明珠广场时，李申约冰璐下车，他对冰璐说，东方明珠电视塔比日本的东京铁塔、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德国的柏林电视塔都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塔，并吹嘘他是千里目，一旦登上了东方明珠电视塔，他的目光能看见黄浦江里的游鱼……

后来，冰璐买了门票，带李申游东方明珠电视塔，步入登塔的观光电梯时，冰璐随口问李申什么时候去赴父母安排的相亲之约，李申却戏言，父母为他选的妃子还真是个清俊人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已经相中了。

这番话大有讲究，令冰璐满腹狐疑，又不便说破，她啐李申是个屎克螂，令人讨厌。

恰巧在观光电梯中，有位长者是宁波人。他听冰璐讲话带宁